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連城壁 第八卷 妻妾敗綱常 梅香完節操

詞云：妻妾眼前花，死後冤家。尋常說起抱琵琶。怒氣直冲霄漢上，切齒磋牙。及至戴喪髮，別長情芽。個中心緒亂如麻。學抱琵琶猶恨晚，尚不如他。

這一首《浪淘沙》詞，乃說世間的寡婦，改醮者多，終節者少，凡為丈夫者，教訓婦人的話雖要認真，屬望女子之心不須太切。在生之時，自然要著意防閒，不可使他動一毫邪念；萬一自己不幸，死在妻妾之前，至臨終永訣之時，倒不防勸他改嫁。他若是個貞節的，不但勸他不聽，這番激烈的話，反足以堅其守節之心；若是本心要嫁的，莫說禮法禁他不住，情意結他不來，就把死去嚇他，道：「你若嫁人，我就扯你到陰間說話」，他也知道閻羅王不是你做，「且等我嫁了人，看你扯得去、扯不去」？當初魏武帝臨終之際，吩咐那些嬪妃，教他分香賣履，消遣時日，省得閒居獨宿，要起欲心，也可謂會寫遺囑的了。誰想晏駕之後，依舊都做了別人的姬妾。

想他當初吩咐之時，那些婦人到背後去，那一個不罵他幾聲阿呆，說我們六宮之中，若個個替你守節，只怕京師地面狹窄，放不下這許多節婦牌坊。若使遺詔上肯附一筆道：「六宮嬪御，放歸民間，任從嫁遣。」那些女子豈不分香刻像去尸祝他，賣履為資去祭奠他？千載以後，還落個英雄曠達之名，省得把「分香賣履」四個字露出一生醜態，填人笑罵的舌根。

所以做丈夫的人，凡到易簣之時，都要把魏武帝做個殷鑒。

姬妾多的，須趁自家眼裡或是贈與貧士，或是嫁與良民，省得他到披麻戴孝時節，把哭聲做了怨聲。就是沒有姬妾，或者妻子少艾的，也該把幾句曠達之言去激他一激。激得著的等他自守，當面決不怪我衝撞；激不著的等他自嫁，背後也不罵我阿呆。這是死丈夫待活妻妾的秘訣，列位都要緊記在心。

我如今說兩個激不著的，一個激得著的，做個榜樣。只是激不著的本該應激得著，激得著的儘可以激不著，於理相反，於情相悖，所以叫做奇聞。

明朝靖、歷之間，江西建昌府有個秀士，姓馬字麟如，生來資穎超凡，才思出眾，又有一副絕美的姿容。那些善風鑿的，都道男子面顏不宜如此嬌媚，將來未必能享大年。他自己也曉得命理，常說我二十九歲運限難過，若跳得這個關去，就不妨了。所以功名之念甚輕，子嗣之心極重。

正妻羅氏，做親幾年不見生育，就娶個莫氏為妾。莫氏小羅氏幾歲，兩個的姿容都一般美麗。家中又有個丫鬟，叫做碧蓮，也有幾分顏色，麟如收做通房。

尋常之夜，在妻妾房中宿歇得多；但到行經之後，三處一般下種。過了七八年，羅氏也不生，碧蓮也不育，只有莫氏生下一子。

生子之年，麟如恰好二十九歲。果然運限不差，生起一場大病，似傷寒非傷寒，似陰症非陰症，麟如自己也是精於醫道的，竟辨不出是何症候。自己醫治也不好，請人醫治也不效，一日重似一日。

看看要絕命了，就把妻妾通房，都叫來立在面前，抱著兒子問道：「我做一世人，止留得這些骨血，你們三個之中那一個肯替我撫養？我看你們都不像做寡婦的材料，肯守不肯守，大家不妨直說。若不情願做未亡人，好待我尋個朋友，把孤兒托付與他，省得做拖油瓶帶到別人家去，被人磨滅了，斷我一門宗祀。」羅氏先開口道：「相公說的甚麼話？烈女不更二夫，就是沒有兒子，尚且要立嗣守節；何況有了嫡親骨血，還起別樣的心腸？我與相公是結髮夫妻，比他們婢妾不同。他們若肯同伴相守，是相公的大幸；若還不願，也不要擔擱了他，要去只管去。有我在此撫養，不愁兒子不大。何須尋甚麼朋友，托甚麼孤兒，惹別人談笑。」麟如點點頭道：「說得好，這才像個結髮夫妻。」莫氏聽了這些話，心上好生不平。丈夫不曾喝采得完，他就高聲截住道：「結髮便怎的，不結髮便怎的？大娘也忒把人看輕了。你不生不育的，尚且肯守，難道我生育過的，反丟了自家骨血，去嫁別人不成？從古來只有守寡的妻妾，那有守寡的梅香？我們三個之中，只有碧蓮去得。相公若有差池，尋一分人家，打發他去，我們兩個生是馬家人，死是馬家鬼，沒有第二句說話。相公只管放心。」

麟如又點點頭道：「一發說得好，不枉我數年寵愛。」羅氏、莫氏說話之時，碧蓮立在旁邊，只管嘖嘖稱羨。及至說完，也該輪著他應付幾句，他竟低頭屏氣，寂然無聲。

麟如道：「碧蓮為甚麼不講，想是果然要嫁麼？」碧蓮閉著口再不則聲。羅氏道：「你是沒有關係的，要去就說去，難道好強你守節不成？」碧蓮不得已，才回覆道：「我的話不消自己答應，方纔大娘，二娘都替我說過了，做婢妾的人比結髮夫妻不同，只有守寡的妻妾，沒有守寡的梅香。若是孤兒沒人照管，要撫養他成人，替相公延一條血脈，我自然不該去；如今大娘也要守他，二娘也要守他，他的母親多不過，那希罕我這個養娘？若是相公百年以後，沒人替你守節，或者要我做個看家狗，逢時遇節燒一分紙錢與你，我也不該去；如今大娘也要守寡，二娘也要守寡，馬家有甚麼大風水，一時就出得三個節婦？如今但憑二位主母，要留我在家服事，我也不想出門；若還愁吃飯的多，要打發我去，我也不敢賴在家中。總來做丫鬟的人，沒有甚麼關係，失節也無損於己，守節也無益於人，只好聽其自然罷了。」

麟如聽見這些話，雖然說他老實，卻也怪他無情。心上酌量道：「這三個之中，第一個不把穩的是碧蓮，第一個把穩的是羅氏，莫氏還在穩不穩之間。碧蓮是個使婢，況且年紀幼小，我活在這邊，他就老了面皮，說出這等無恥的話；我死之後，還記得甚麼恩情？羅氏的年紀似他們兩個，況且又是正妻，豈有不守之理？莫氏既生了兒子，要嫁也未必就嫁，畢竟要等兒子離了乳哺，交與大娘方纔去得。做小的在家守寡，那做大的要嫁也不好嫁得；等得兒子長大，妾要嫁人時節，他的年紀也大了，顏色也衰了，就沒有必守之心，也成了必守之勢。將來代莫氏撫孤者，不消說是此人；就是勉莫氏守節者，也未必不是此人。」吩咐過了，只等斷氣。誰想淹淹纏纏，只不見死，空了幾時不受藥，那病反痊可起來，再將養幾時，公然好了。從此以後與羅氏、莫氏恩愛更甚於初；碧蓮只因幾句本色話，說冷了家主的心，終日在面前走來走去，眼睛也沒得相他。莫說閒空時節不來耕治荒田，連那農忙之際，也不見來播種了。

卻說麟如當初自垂髫之年，就入了學，人都以神童目之，道是兩榜中人物。怎奈他自恃聰明，不肯專心舉業，不但詩詞歌賦，件件俱能，就是琴棋書畫的技藝，星相醫卜的術數，沒有一般不會。別的還博而不精，只有岐黃一道，極肯專業致志。

古語云：

秀才行醫，如菜作齋。

麟如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又兼各樣方書，無所不閱，自然觸類旁通，見一知十。凡是鄰里鄉黨之中有疑難的病症，醫生醫不好的，請他診一診脈，定一個方，不消一兩貼藥，就醫了。

只因他精於醫理，弄得自己應接不暇。那些求方問病的，不是朋友，就是親戚，醫好了病，又沒有謝儀，終日陪工夫看病，賠紙筆寫方，把自家的舉業反荒疏了。

一日宗師歲試，不考《難經》《脈訣》；出的題目依舊是四書本經。麟如寫慣了藥方，筆下帶些黃連、苦參之氣，宗師看了，不覺瞑眩起來，竟把他放在末等。

麟如前程考壞，不好見人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我一向在家被人纏擾不過，不如乘此失意之時，離開家鄉，竟往別處行道。古人云：『得志則為良相，不得志則為良醫。』有我這雙國手，何愁不以青囊致富？」算計定了，吩咐羅氏、莫氏說：「我要往遠處行

醫，你們在家苦守。我立定腳跟，就來接你們同去。」

羅氏、莫氏道：「這也是個算計。」就與他收拾行李。

麟如止得一個老僕，留在家中給薪水，自己約一個朋友同行。

那朋友姓萬，字子淵，與麟如自小結契，年事相仿，面貌也大同小異，一向從麟如學醫道的。二人離了建昌，搭江船順流而下，到了揚州，說此處是冠蓋往來之地，客商聚集之所，借一傳百，易於出名，就在瓊花觀前租間店面，掛了「儒醫馬麟如」的招牌。

不多幾時，就有知府請他看玻知府患的內傷，滿城的人都認做外感，換一個醫生，發表一次，把知府的元氣消磨殆盡，竟有旦夕之危。

麟如走到，只用一貼清理的藥，以後就補元氣，不上數貼，知府病勢退完，依舊升堂理事。道他有活命之功，十分優待，逢人便說揚州城裡止得一個醫生，其餘都是劊子手。麟如之名，由此大著。

未及三月，知府升了陝西副使，定要強麟如同去。麟如受他知遇之恩，不好推卻，只是揚州生意正好，捨不得丟，就與子淵商議道：「我便隨他去，你還在此守著窠巢，做個退步。」

我兩個面貌相同，到此不久，地方之人，還不十分相識，但有來討藥的，你竟冒我名字應付他，料想他們認不出。我此去離家漸遠，音信難通，你不時替我寄信回去，安慰家人。」吩咐完了，就寫一封家書，將揚州所得之物，盡皆留下，教子淵覓便寄回，自己竟隨主人去了。

子淵與麟如別後，遇著一個葛巾客人，是自家鄉里，就將麟如所留銀信交付與他，自己也寫一封家書，托他一同寄去。

終日坐在店中兜攬生意。

那些求醫問病的，只聞其名，不察其人，來的都叫馬先生、馬相公。況且他用的藥與麟如原差不多，地方上人見醫得症好，一發不疑，只是鄰舍人家還曉得有些假借。

子淵再住幾時，人頭漸熟，就換個地方，搬到小東門外，連鄰居都認不出來了。

只有幾個知事的在背後猜疑道：「聞得馬麟如是前任太爺帶去了，為甚麼還在這邊？」那鄰居聽見，就述這句話來轉問子淵。子淵恐怕露出馬腳，想句巧話對他道：「這句話也不為無因。他原要強我回去，我因離不得這邊，轉薦一個舍親叫做萬子淵，隨他去了，所以人都誤傳是我。」鄰舍聽了這句話，也就信以為實。

過上半年，子淵因看病染了時氣，自己大病起來。自古道：「盧醫不自醫。」千方百劑，再救不好，不上幾時，做了異鄉之鬼。身邊沒有親人，以前積聚的東西，盡為僱工人與地所得，同到江都縣遞一張報呈，知縣批著地方收殮。地方就買一口棺木，將屍首盛了，抬去丟在新城腳下，上面刻一行字道：「江西醫士馬麟如之柩。」待他親人好來識認。

卻說子淵在日，止托葛巾客人寄得那封家信，只說信中之物盡勾安家，再過一年半載寄信未遲。誰想葛巾客人因貪小利，竟將所寄之銀買做貨物，往浙江發賣，指望翻個筋頭，趁些利錢，依舊將原本替他寄回。不想到浙江賣了貨物，回至鄆鎮地方，遇著大伙強盜，身邊銀兩盡為所劫。正愁這注信、銀不能著落，誰想回到揚州，見說馬醫生已死，就知道是萬子淵了。

原主已沒，無所稽查，這宗銀子落得送與強盜，連空信都棄之水中，竟往別處營生去了。

卻說羅氏、莫氏見丈夫去後，音信杳然，聞得人說在揚州行道，就著僕往揚州訪問。老僕行至揚州，問到原舊寓處，方纔得知死信。

老僕道：「我家相公原與萬官人同來，相公既死，他就該趕回報信，為甚麼不見回來，如今到那裡去了？」鄰舍道：「那姓萬的是他薦與前任太爺，帶往陝西去了。姓萬的去在前，他死在後，相隔數千里，那裡曉得他死，趕回來替你報信？」

老僕聽到此處，自然信以為真。尋到新城腳下，撫了棺木，痛哭一場。身邊並無盤費，不能裝載還家，只得趕回報訃。

羅氏、莫氏與碧蓮三人聞失所天，哀慟幾死，換了孝服，設了靈位，一連哭了三日，聞者無不傷心。到四五日上，羅氏、莫氏痛哭如前，只有碧蓮一人雖有悲淒之色，不作酸楚之聲，勸羅氏、莫氏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徒哭無益，大娘、二娘還該保重身子，替相公料理後事，不要哭壞了人。」羅氏、莫氏道：「你是有去路的，可以不哭；我們一生一世的事止於此了，即欲不哭，其可得乎？」碧蓮一片好心，反討一場沒趣。只見羅氏、莫氏哭到數日之後，不消勸得，也就住了。

起先碧蓮所說料理後事的話，第一要催他設處盤費，好替家主裝喪；第二要勸他條生計，好替丈夫守節。只因一句「有去路」的話，截住謀臣之口，以後再不敢開言。還只道他止哀定哭之後，自然商議及此。誰想過了一月有餘，絕不提「裝喪」二字。碧蓮勞忍耐不過，只得問道：「想公的骸骨拋在異鄉，不知大娘、二娘幾時差人去裝載？」羅氏道：「這句好聽的話我家主婆怕不會說，要你做通房的開口？千里裝喪，須得數十金盤費，如今空拳白手，那裡借辦得來？只好等有順便人去，托他焚化了攜帶回來，埋在空處，做個記念罷了。孤兒寡婦之家，那裡做得爭氣之事？」莫氏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也不要裝，也不要化，且留他停在那邊，待孩子大了再做主意。」

碧蓮平日看見他兩個都有私房銀子藏在身邊，指望各人拿出些來，湊作舟車之費，誰想都不肯破慳，說出這等忍心害理的話，碧蓮心上好生不平。欲待把大義至情責備他幾句，又怕激了二人之怒，要串通一路逼他出門，以後的過失就沒人規諫。

只得用個以身先人之法去感動他，就對二人道：「碧蓮昨日與老蒼頭商議過了，扶柩之事，若要獨僱船隻，所費便多；倘若搭了便船，順帶回來，也不過費得十金之數。碧蓮閒空時節替人做些針指，今日半分，明日三釐，如今湊集起來，只怕也有一半，不知大娘、二娘身邊可湊得那一半出？萬一湊不出來，我還有幾件青衣，總則守孝的人，三年穿著不得，不如拿去賣了，湊做這樁大事。也不枉相公收我一場。說便是這等說，也還不敢自專，但憑大娘、二娘的主意。」羅氏、莫氏被他這幾句話說得滿面通紅，那些私房銀子，原要藏在身邊，帶到別人家去幫貼後夫的，如今見他說得詞嚴義正，不敢回個沒有，只得齊聲應道：「有是有幾兩，只因不勾，所以不敢行事，如今既有你一半做主，其餘五兩自然是我們湊出來了，還有甚麼說得？」碧蓮就在身邊摸出一包銀子，對二人當面解開，稱來還不上五兩，若論塊數，竟有上千。羅氏、莫氏見他欣然取出，知道不是虛言，只得也去開了房門，開開箱籠，就如做賊一般，解開荷包，拈出幾塊，依舊藏了。每人稱出二兩幾錢，與碧蓮的湊成十兩之數，一齊交與老僕。老僕竟往揚州，不上一月，喪已裝回，尋一塊無礙之地，將來葬了。

卻說羅氏起先的主意，原要先嫁碧蓮，次嫁莫氏，將他兩人的身價，都湊作自己的妝奩，或是坐產招夫，或是挾資往嫁的。

誰想碧蓮首倡大義，今日所行之事，與當初永訣之言，不但迥然不同，亦且判然相反，心上竟有些怕他起來，遭嫁的話，幾次來在口頭，只是不敢說出。

看見莫氏的光景，還是欺負得的，要先打發他出門，好等碧蓮看樣，又多了身邊一個兒子。若教他帶去，怕人說有嫡母在家，為何教兒子去隨繼父？若把他留在家中，又怕自己被他纏住，後來出不得門。立在兩難之地，這是羅氏的隱情了。

莫氏胸中又有一番苦處。一來見小似他的當嫁不肯嫁，大似他的要嫁不好嫁，把自己夾在中間，動彈不得。二來懊恨生出來的孽障，大又不大，小又不校若還有幾歲年紀，當得家僮使喚，娶的人家還肯承受；如今不但無用，反要磨人，那個肯惹別人身上的蟲，到自己身上去搔？索性是三朝半月的，或者帶到財主人家，拚出得幾兩銀子，僱個乳娘撫養，待大了送他歸宗；如今日夜釘在身邊，啼啼哭哭，那個娶親的人不圖安逸，肯容個芒刺在枕席之間？這都是莫氏心頭說不出的苦楚，與羅氏一樣病源，兩般症候。每到慾火難禁之處，就以哭夫為名，悲悲切切，自訴其苦。

只有碧蓮一人，眼無淚跡，眉少愁痕，倒比家主未死之先，更覺得安閒少累。羅氏、莫氏見他安心守寡，不想出門，起先畏懼他，後來怨恨他，再過幾時，兩個不約而同都來磨滅他。

茶冷了些，就說燒不滾；飯硬了些，就說煮不熟。無中生有，是裡尋非，要和他吵鬧。碧蓮只是逆來順受，再不與他認真。且說莫氏既有怨恨兒子之心，少不得要見於詞色，每到他啼哭之時，不是咒，就是打，寒不與衣，饑不與食，忽將掌上之珠，變作眼中之刺。

羅氏心上也恨這個小冤家掣他的肘，起先還怕莫氏護短，怒之於中不能形之於外，如今見他生母如此，正合著古語二句：自家骨肉尚如此，何況區區陌路人。

那孩子見母親打罵，自然啼啼哭哭，去投奔大娘。誰想躲了雷霆，撞著霹靂，不見菩薩低眉，反惹金剛怒目。甫離襁褓的赤子，怎經得兩處折磨，不見長養，反加消縮。

碧蓮口中不說，心上思量道：「二人將不利於孺子，為程嬰、杵臼者，非我而誰？」每見孩子啼哭，就把他摟在懷中，百般哄誘。又買些果子，放在牀頭，晚間騙他同睡。

那孩子只要疼熱，那管親晚，睡過一兩夜，就要送還莫氏，他也不肯去了。莫氏巴不得遣開冤孽，才好脫身，那裡還來索其故物。

羅氏對莫氏道：「你的年紀尚小，料想守不到頭。起先孩子離娘不得，我不好勸你出門；如今既有碧蓮撫養，你不如早些出門，省得辜負青年。」莫氏道：「若論正理，本該在家守節，只是家中田地稀少，沒有出息，養不活許多閒人，既蒙大娘吩咐，我也只得去了。只是我的孽障，怎好遭累別人？他雖然跟住碧蓮，只怕碧蓮未必情願。萬一走到人家，過上幾日，又把孩子送來，未免惹人憎惡。」

求大娘與他說個明白：他若肯認真撫養，我就把孩子交付與他，只當是他親生親養，長大之時就不來認我做娘，我也不怪；若還只顧眼前，不管後日，歡喜之時領在身邊，厭煩之時送來還我，這就成不得了。」碧蓮立在旁邊，聽了這些說話，就不等羅氏開口，欣然應道：「二娘不須多慮，碧蓮雖是個丫鬟，也略有些見識，為甚麼馬家的骨血，肯拿去送與別人？莫說我不送來還你，就是你來取討，我也決不交付，你要去只管去。碧蓮在生一日，撫養一日；就是碧蓮死了，還有大娘在這邊，為甚麼定要累你？」羅氏聽他起先的話，甚是歡喜，道他如今既肯擔當，明日嫁他之時，若把兒子與他帶去，料也決不推辭；及至見他臨了一句，牽扯到自己身上，未免有些害怕起來。

又思量道：「只有你這個呆人，肯替別人挑擔，我是個伶俐的人，怎肯做從井救人之事？不如趁他高興之時，把幾句硬話激他，再把幾句軟話求他，索性把我的事也與他說個明白。」

他若乘興許了，就是後面翻悔，我也有話問他，省得一番事業作兩番做。」就對他道：「碧蓮，這樁事你也要斟酌，孩子不是容易領的，好漢不是容易做的，後面的日子長似前邊，倘若孩子磨起人來，日不肯睡，夜不肯眠，身上溺尿，被中撒尿，弄教你哭不得，笑不得，那時節不要懊悔。你是出憤心力的人，或者受得這個累起，我一向是愛清閒，貪自在的，寧可一世沒有兒子，再不敢討這苦吃。你如今情願不情願，後面懊悔不懊悔，都趁此時說個明白，省得你惹下事來，到後面貽害於我。」

碧蓮笑一笑道：「大娘莫非因我拖了那個尾聲，故此生出這些遠慮麼？方纔那句話，是見二娘疑慮不過，說來安慰他的，如何認做真話？況且我原說碧蓮死了，方纔遭累大娘。碧蓮肯替家主撫孤，也是個女中義士，天地有知，死者有靈，料想碧蓮決不會死。碧蓮不死，大娘只管受清閒，享自在，決不教你吃苦。我也曉得孩子難領，好漢難做，後來日子細長，只因看不過孩子受苦，忍不得家主絕嗣，所以情願做個呆人，自己討這苦吃。如今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保得沒有後言，大娘不消多慮。」羅氏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果然是個女中義士了。莫說別人，連我也學你不得。既然如此，我還有一句話，也要替你說過。二娘去後，少不得也要尋分人家打發你，到那時節，你須要把孩子帶去，不可說在家一日，撫養一日，跨出門檻，就不干你的事，又依舊累起我來。」碧蓮道：「大娘在家，也要個丫鬟服事，為甚麼都要打發出去？難道一分人家，是大娘一個做得來的？」羅氏見他問到此處，不好糊塗答應，就厚著臉皮道：「老實對你講，莫說他去之後你住不牢，就是你去之後，連我也立不定了。」碧蓮聽了這句話，不覺目睜口呆，定了半晌，方纔問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大娘也是要去的了？請問這句說話真不真，這個意思決不決？也求大娘說個明白，等碧蓮好做主意。」羅氏高聲應道：「有甚麼不真？有甚麼不決？你道馬家有多少田產，有幾個親人？難道靠著這個尺把長的孩子，教我呷西風、吸露水替他守節不成？」碧蓮點點頭道：「說得是，果然沒有靠傍，沒有出息。從來的節婦都出在富貴人家，績麻拈草的人如何守得寡住？這等大娘也請去，二娘也請去，待碧蓮住在這邊，替馬氏一門做個看家狗罷。」羅氏與莫氏一齊問道：「我們若有了人家，這房戶裡的東西，少不得都要帶去。」

你一個住在家中，把甚麼東西養生？教何人與你做伴？」碧蓮道：「不妨，我與大娘、二娘不同，平日不曾受用得慣，每日只消半升米、二斤柴就過得去了。那六七十歲的老蒼頭，沒有甚麼用處，料理大娘、二娘不要，也叫他住在家中，儘可以看門守戶。若是年紀少壯的，還怕男女同居，有人議論；他是半截下土的人，料想不生物議。等他天年將盡，孩子又好做伴了。」

這都是一切小事，不消得二位主母費心，各請自便就是。」羅氏、莫氏道：「你這句話若果然出於真心，就是我們的恩人了，請上受我們一拜。」碧蓮道：「主母婢妾，分若君臣，豈有此理？」羅氏、莫氏道：「你若肯受拜，才見得是真心，好待我們去尋頭路；不然，還是饑諷我們的話，依舊作不得准。」碧蓮道：「這等怨婢子無狀了。」就把孩子抱在懷中，朝外而立，羅氏、莫氏深深拜了四拜。碧蓮的身子就像泥塑大雕的一般，挺然直受，連「萬福」也不叫一聲。

羅氏、莫氏得了這個替死之人，就如罪囚釋了枷鎖，肩夫丟了重擔，那裡鬆得過？連夜叫媒婆尋了人家，席捲房中之物，重做新人去了。

碧蓮攬些女工針指，不住的做，除三口吃用之外，每日還有羨餘，時常買些紙錢，到墳前燒化，便宜了個冒名替死的萬子淵，鵲巢突突在陰間受享。這些都是後話。

卻說馬麟如自從隨了主人，往陝西赴任，途中朝夕盤桓，比初時更加親密。主人見他氣度春容，出言彬雅，全不像個術士，閒中問他道：「看兄光景，大有儒者氣象，當初一定習過舉業的，為甚麼就逃之方外，隱於壺中？」麟如對著知己，不好隱瞞，就把自家的來歷說了一遍。

主人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兄的天分一定是高的了。如今尚在青年，怎麼就隳了功名之志？待學生到任之後，備些燈火之資，尋塊養靜之地，兄還去讀起書來。遇著考期，出來應試，有學生在那邊，不怕地方攻冒籍。倘若秋闈高捷，春榜聯登，也不枉與學生相處一番。以醫國之手，調元變化，所活之人必多，強如以刀圭濟世，吾兄不可不勉。」麟如受了這番獎勵，不覺死灰復燃，就立起身來，長揖而謝。主人蒞任之後，果然依了前言，差人往蕭寺之中討一間靜室，把麟如送去攻書，適館授餐，不減緇衣之好。

未及半載，就扶持入學；科闈將近，又薦他一名遺才。麟如恐負知己，到場中繹想抽思，恨不得把心肝一齊嘔出。三場得意，掛出榜來，巍然中了。少不得公車之費，依舊出在主人身上。麟如經過揚州，教人去訪萬子淵，請到舟中相會。地方回道：「是前任太爺請去了。」麟如才記起當初冒名的話，只得吩咐家人，倒把自家的名字去訪問別人。

那地方鄰舍道：「人已死過多時，骨殖都裝回去了，還到這邊來問？」麟如雖然大驚，還只道是他自己的親人來收拾回去，那裡曉得其中就裡？及至回到故鄉，著家人先去通報，教家中喚吹手轎夫來迎接回去。

那家人是中後新收的，老僕與碧蓮都不認得，聽了這些話，把他啐了幾聲道：「人家都不認得，往內室裡亂走，豈不聞『疾風暴雨，不入寡婦之門』？我家並沒有人讀書，別家中舉，乾得我家屁事？還不快走？」家人趕至舟中，把前話直言告稟。

麟如大詫，只說妻子無銀使用，將房屋賣與別家，新人不識舊主，故此這般回覆，只得自己步行而去，問其就裡。

誰想跨進大門，把老僕嚇了一跳，掉轉身子往內飛跑，對著碧蓮大喊道：「不好了，相公的陰魂出現了！」碧蓮正要問他原故，不想麟如已立在面前，碧蓮嚇得魂不附體，縮了幾步，立住問道：「相公，你有甚麼事放心不下，今日回來見我？莫非掛掛兒

子麼？我好好替你撫養在此，不曾把與他們帶去。」

麟如定著眼睛把碧蓮相一會，又把老僕相一會，方纔問道：「你們莫非聽了訛言，說我死在外面了麼？我好好一人，如今中了回來，你們不見歡喜，反是這等大驚小怪，說鬼道神，這是甚麼原故？」只見老僕躲在屏風背後，伸出半截頭來答應道：「相公，你在揚州行醫，害病身死，地方報官買棺材收殮了，丟在新城腳下，是我裝你回來殯葬的，怎麼還說不曾死？如今大娘、二娘雖嫁，還有蓮姐在家，替你撫孤守節，你也放得下了，為甚麼青天白日走回來嚇人？我們嚇嚇也罷了，小官是你親生的，他如今睡在裡邊，千萬不要等他看見。嚇殺了他，不干我們的事。」說完，連半截頭也縮進去了。

麟如聽到此處，方纔大悟道：「是了是了。原來是萬子淵的原故。」就對碧蓮道：「你們不要怕，走近身來聽我講。」

碧蓮也不向前，也不退後，立原處應道：「相公有甚麼未了之言，講來就是。陰陽之隔，不好近身。碧蓮還要留個吉祥身子替你扶孤，不要怪我疑忌。」麟如立在中堂，就說自己隨某官赴任，教子淵冒名行醫，子淵不幸身死，想是地方不知真偽，把他誤認了我，訛以傳訛，致使你們裝載回來，這也是理之所有的事；後來主人勸我棄了醫業，依舊讀書赴考，如今中了鄉科，進京會試，順便回來安家祭祖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如今說明白了，你們再不要疑心，快走過來相見。」碧蓮此時滿肚驚疑都變為狂喜，慌忙走下階來，叩頭稱賀。

老僕九分信了，還有一分疑慮，走到街簷底下，離麟如一丈多路，磕了幾個頭。起來立在旁邊，察其動靜。

麟如左顧右盼，不見羅氏、莫氏，就問碧蓮道：「他方纔說大娘、二娘嫁了，這句話是真的麼？」碧蓮低著頭，不敢答應。麟如又問老僕，老僕道：「若還不真，老奴怎麼敢講？」

麟如道：「他為甚麼不察虛實，就嫁起人來？」老僕道：「只因信以為實，所以要想嫁人；若曉得是虛，他自然不嫁了。」

麟如道：「他兩個之中，還是那一個要嫁起？」老僕道：「論出門的日子，雖是二娘先去幾日；若論要嫁的心腸，只怕也難分先後。一聞凶信之時，各人都有此意了。」麟如道：「他肚裡的事，你怎麼曉得？」老僕道：「我回來報信的時節，見他不肯出銀子裝喪，就曉得各懷去意了。」麟如道：「他既捨不得銀子，這棺材是怎麼樣回來的？」老僕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請相公坐了，容老奴細稟。」碧蓮扯一把交椅，等麟如坐了，自己到裡面去看孩子。老僕就把碧蓮倡議扶柩，羅氏不肯，要托人燒化；莫氏又教丟在那邊，待孩子大了再處。虧得碧蓮捐出五兩銀子，才引得那一半出來；自己帶了這些盤纏，往揚州扶棺歸葬的話說了一段，留住下半段不講，待他回了才說。

麟如道：「我不信碧蓮這個丫頭就有恁般好處。」老僕道：「他的好處還多，只是老奴力衰氣喘，一時說他不盡。相公也不消問得，只看他此時還在家中，就曉得好不好了。」麟如道：「也說得是。但不知他為甚麼原故，肯把別人的兒子留下來撫養，我又不曾有甚麼好處到他，他為何肯替我守節？你把那兩個淫婦要出門的光景，與這個節婦不肯出門的光景，備細說來我聽。」老僕又把羅氏、莫氏一心要嫁，只因孩子纏住了身，不好去得，把孩子朝打一頓，暮咒一頓，磨得骨瘦如柴；碧蓮看不過，把他領在身邊，抱養熟了。後來囉氏要嫁莫氏，莫氏又怕送兒子還他，教羅氏與碧蓮斷過。碧蓮力任不辭。羅氏見他肯挑重擔，情願把守節之事讓給他，各人磕他四個頭，歡歡喜喜出門去了的話，有頭有腦說了一遍。

麟如聽到實處，不覺兩淚交流。正在感激之時，只見碧蓮抱了孩子，走到身邊道：「相公，看看你的兒子，如今這樣大了。」麟如張開兩手，把碧蓮與孩子一齊摟住，放聲大哭，碧蓮也陪他哭了一場，方纔敘話。

麟如道：「你如今不是通房，竟是我的妻子了；不是妻子，竟是我的恩人了。我的門風被那兩個淫婦壞盡，若不虧你替我爭氣，我今日回來竟是喪家狗了。」又接過兒子，抱在懷中道：「我兒，你若不是這個親娘，被淫婦磨作齏粉了，怎麼捱得到如今，見你親爺的面？快和爹爹一齊拜謝恩人。」說完，跪倒就拜，碧蓮扯不住，只得跪在下面同拜。

麟如當晚重修花燭再整洞房，自己對天發誓，從今以後與碧蓮做結髮夫妻，永不重婚再娶。這一夜枕席之歡自然加意，不比從前草草。

竣事之後，摟著碧蓮問道：「我當初大病之時，曾與你們永訣，你彼時原說要嫁的，怎麼如今倒守起節來？你既肯守節，也該早對我講，待我把些情意到你，此時也還過意得去。為甚麼無事之際倒將假話騙人，有事之時卻把真情為我？還虧得我活在這邊，萬一當真死了，你這段苦情教誰人憐你？」說罷，又淚下起來。

碧蓮道：「虧你是個讀書人，話中的意思都詳不出。我當初的言語，是見他們輕薄我，我氣不過，說來譏諷他們的，怎麼當做真話？他們一個說結髮夫妻與婢妾不同，一個說只有守寡的妻妾，沒有守寡的梅香。分明見得他們是節婦，我是隨波逐浪的人了；分明見得節婦只許他們做，不容我手下人僭位的了。我若也與他們一樣，把牙齒咬斷鐵釘，莫說他們不信，連你也說是虛言。我沒奈何，只得把幾句綿裡藏針的話，一來譏諷他們，二來暗藏自己的心事，要你把我做個防凶備吉之人。」

我原說若還孤兒沒人照管，要我撫養成人，我自然不去。如今生他的也嫁了，撫他的也嫁了，當初母親多不過，如今半個也沒有，我如何不替你撫養？我又說你百年以後，若還沒人守節，要我燒錢化紙，我自然不去。如今做大的也嫁了，做小的也嫁了。當初你家風水好，未死之先，一連就出兩個節婦；後來風水壞了，才聽得一個死信，把兩個節婦一齊遣出大門，弄得有墓無人掃，有屋無人住，我如何不替你看家？這都是你家門不幸，使妻妾之言不驗，把梅香的言語倒反驗了。如今雖有守寡的梅香，不見守寡的妻妾，到底是椿反事，不可謂之吉祥。還勸你贖他們轉來，同享富貴。待你百年以後，使大家踐了前言，方纔是個正理。」麟如慚愧之極，並不回言。

在家綢繆數日，就上公車，春闈得意，中在三甲頭，選了行人司。未及半載，齎詔還鄉，府縣官員，都出郭迎接，錦衣繡裳，前呼後擁，一郡之中，老幼男婦，人人爭看。

羅氏、莫氏見前夫如此榮耀，悔恨欲死，都央馬族之人勸麟如取贖。那後夫也怕麟如的勢燄，情願不取原聘，白白送還。

馬族之人，恐觸麟如之怒，不好突然說起，要待舉賀之時，席間緩緩談及。

誰想麟如預知其意，才坐了席，就點一本朱買臣的戲文，演到覆水難收一齣，喝采道：「這才是個男子！」眾人都說事不諧矣，大家絕口不提，次日回覆兩家。

羅氏的後夫放心不下，又要別遣羅氏，以絕禍根，終日把言語傷觸他，好待他存站不住。當面斥道：「你當初要嫁的心也太急了，不管死信真不真，收拾包裹竟走，難道你的枕頭邊一日也少不得男子的？待結髮之情尚且如此，我和你半路相逢，那裡有甚麼情意？男子志在四方，誰人沒有個離家的日子，我明日出門，萬一傳個死信回來，只怕我家的東西又要卷到別人家去了。」

與其死後做了賠錢貨，不如生前活離，還不折本。」羅氏終日被凌辱不過，只得自縊而死。

莫氏嫁的是個破落戶，終日熬饑受凍，苦不可言，幾番要尋死，又癡心妄想道：「丈夫雖然恨我，此時不肯取贖，兒子到底是我生的，焉知他大來不勸父親贖我？」所以熬著辛苦，耐著饑寒，要等他大來。

及至兒子長大，聽說生母從前之事，憤恨不了，終日裘馬翩翩，在莫氏門前走來走去，頭也不抬一抬。莫氏一日候他經過，走出門來，一把扯住道：「我兒，你嫡嫡親親的娘在這裡，為何不來認一認？」兒子道：「我只有一个母親，現在家中，那裡還有第二個？」莫氏道：「我是生你的，那是領你的。你不信，只去問人就是。」兒子道：「這等待我回去問父親，他若認你為妻，我就來認你為母；倘若父親不認，我也不好來冒認別人。」莫氏再要和他細說，怎奈他扯脫袖子，頭也不回，飄然去了。從此以後，寧可迂道而行，再不從他門首經過。

莫氏以前雖不能夠與他近身說話，還時常在門縫之中張張他的面貌，自從這番搶白之後，連面也不得見了，終日捶胸頓足搶地呼天，怨恨而死。

碧蓮向不生育，忽到三十之外，連舉二子，與莫氏所生，共成三鳳。後來麟如物故，碧蓮二子尚小，教誨扶持，俱賴長兄之

力。長兄即莫氏所生。碧蓮當初撫養孤兒，後來亦得孤兒之報，可見做好事的原不折本，這叫做皇天不負苦心人也。